

石康  
文集  
04

# 在一起

Being  
Together



# 在一起

© 石 康 2008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**

在一起/石康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08.9  
(石康文集)

ISBN 978-7-80759-224-2

I .在… II .石… III 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 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8) 第074640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沈阳天择彩色广告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45mm×210mm

字 数: 285千

印 张: 10.25

出版时间: 2008年9月

印刷时间: 2008年9月

责任编辑: 李文天

特约编辑: 白衣卿相

装帧设计: 居慧娜

ISBN 978-7-80759-224-2

定 价: 23.9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## 序言

这套文集的目的在于，收集我出过的所有书，并比初版时更多地其中展现出作品的原貌。能够有这样的运气，作为作者，我感到十分欣慰。在此，我对编者与读者表示感谢。除此以外，我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我在工作之时，常有一个美好但一厢情愿的个人愿望，那就是——希望自己写下的不是一些令人羞愤的垃圾，而是能为人们的公共生活增添某种价值。不过，我无法肯定这一愿望是否能够实现，像所有作家一样，我把一切寄望于未来的时间。我想，如果我真是一名作家，而不是一个冒牌货的话，那么，也许我的作品能够为从我身边流逝而去的时间做一个有效的见证，尽管我目前对见证的意义仍然缺乏信心。我认为，每个人至少都是他自己生命的目击者，当他把亲眼所见的重要事实公之于众的时候，那么他便会成为一个个体生活的见证。在这里，我仍要一厢情愿地认为，这种见证未必缺乏价值，至少，我不认为它比那种以己度人的胡编乱造更加缺乏价值，或者比干脆没有留下话语更加缺乏价值。

我痛恨谎言与残酷，不仅因为谎言与残酷的强大，更因为它们给现实中的个人带来很坏的感受，也令公共生活受到极不健康的败坏，我相信这种败坏使人生平添迷雾，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效率低下而恶意横生，使人们本来就平庸艰难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。我认

为，人类的重要伦理之一，就是尽力改进人性中的诸多弱点，使之更趋完善。但是，从何处着手呢？我想坦诚与富于同情心也许是个好起点，除此以外，目前我尚未想出更好的起点。

我认为，有价值的艺术，是那种见证并创造人生的艺术。艺术从审美与道德这两方面给人生注入新意，满足人们的好奇，慰藉人们的痛苦与无助，缓解人们的空虚焦虑与厌倦，令人更加了解自己以及周围的世界。除此以外，艺术还能做些什么呢？

根据经验，我相信艺术能够为人生凭空增添美妙的幻想，令人轻松与愉悦，甚至能把人带入漫无边际的超然世界之中。但是，我更希望能通过艺术给人的心灵注入一种坚强的力量，使人具有一种倔强的愿意生活下去的勇气；使人冷静地面对生命的真相，即使那真相并不令人鼓舞；使人热情地探索生命的意义，即使那意义令人困惑；使人勇敢地计划与创造人类更为合理的存在，即使那存在缺少欢乐，单调乏味。有价值的艺术应为人类不停地注入这样一种精神，那就是：生而为人，即使是原因不明，结果不定，即使必须毁灭，也要抗争不息，绝不屈服，永不屈服！

石康

黄宗英，她跟沈从文是一个一个的人，里头的香香一路跟申跟申跟申的  
50的50多路，50的50多路，50的50多路不不不不，50不不不，英下  
世会跟50的50多路不不不不不不，50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50不不不不  
，50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50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50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 
难善类人，人前面前前前前，人前面前前前前，50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 
，50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50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50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 
生同同同同同同同同，50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，50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 
人年 从小到大，我接受过很多处罚，即使到了现在，我随便点点手头的汽车罚单，便可以得出结论——别说，我还真不能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。

问题是，在经过这么一番修理之后，我还有望变成一个规矩人吗？——答案是否定的。回想那些处罚，除了引起我的一次次怒火之外，还使我变得更加狡猾、更善于躲避。一句话，面对处罚，除了对于逃过处罚的经验更丰富，对于处罚更熟悉、更厌恶之外，似乎并没有别的收获。写作需要一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很难讲，毫无疑问，动荡不安的生活与写作息息相关，它会引起作者的很多感触，但是这些感触要是变成写作，那么需要的就是描述与分析能力了，可惜，这两种能力我都不太具备。

什么是爱情？若是没有爱的信念，那么，爱情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呢？

当然，爱的信念是重要的，甚至是一切，但是，那应是怎么样的信念呢？

在以前，是有过抒情诗人的，可惜，现在这样的人已经不多了。最真

挚动人的抒情好像被以往的诗人穷尽了，那么，还有什么可写的吗？

也许有，也许写出来就是有。因此，我写，还要写完。

在那些拍成电影的一卷卷胶片里，人类的一个个故事彼此相像，荒唐可笑，却永不褪色。它是永不褪色的记忆，很多人的记忆，很多有过的记忆消失了，那些有过记忆的人死去了，然而这些被称为电影的记忆却会世代相传，人们会用聪明的头脑，发明种种技术，使自己的记忆永不褪色。它是人类情感的大杂烩，它将告诉后面的人，以及再后面的人，人类曾那样愚蠢地、单调地，然而又是兴致勃勃地活过。这是一幅幅动人的画卷，画中的一切早已变成尸骨，然而画面却能将它还原，我们能听到演员们生前的笑声、哭声，看到他们走动，谈话，为着一些旁人看来琐碎而当事人却觉意义重大的事情，在那些幻象中，有情人的泪水，坏人的激情，以及聪明人的叹息和绝望。所有的人们，那些活过的人们，就跟约好了似的，一个个出生，彼此相识、了解，从别人的身上，看到自己难以逃脱的命运，然后，他们又跟约好了似的，一个个死去，他们留下他们的孩子，用以继续他们不可理喻的生的噩梦。当然，他们希望后代更好，不像他们那样过错太多，希望他们的生活能够稍加改善，趋向完美。尽管我不得不承认，迄今为止，这仍是一种理想，几千年来，人们改变了很多，但仍旧不完美，可人们仍持有希望，希望后代的命运能够更加自然，更加和谐。从我自己的经历看，这十分不易，从别人或自己身上汲取教训难之又难，却也是唯一希望。人生之欢乐十分有限，因而珍贵，人生之苦非常之多，因此容易被忍受，被习惯。我用笔记下这些，是想让那些与我有相同想法的人知道我，并且，由于有我，使其消除孤独，得到安慰。

文字艺术能否使人得到安慰呢？这是一个问题，答案并不确定，然而对于我，这却是一种自然而生的理想。使人们的心灵得到安慰，这已十分不易，要是更进一步，奢求拯救人的心灵，在我看，那就是不自量力。我写呀写，用文字来表达我的想法，这一工作，至今于我，从根本上来讲，意义不明，我既不怕世，对于人生，也谈不上爱恋，我的好奇心至今仍被世上某些事物吸引，这种情况越来越少，这源于我能力（肉体、心灵）的界

限，很多时候，我为所有一切无法在短期内昭示其意义的事物而困惑，更多时候，我厌倦而颓唐，疲惫不堪，愁闷难消，这就是我在二〇〇〇年初遇到的情况——不好，当然，也不坏。

有时候，我觉得，从本质上讲，自私的人最痛苦，而为别人活着的人，尽管受尽折磨，本质却幸福，因为后者有更多机会处于忘我的境界。在我的理解里，能够致力于外部事物，能够忘我，那就是人世之幸福，而从自我内部产生的东西，至多也就能使人得到满足，而幸福，却应比满足更完善，因为精确地说，幸福是一种理想，而不是事实，而所谓我所说的理想，也仅是一种想当然而已。

我现在也认为，生命的价值在乎于它的质量，而不在于它的长度。生命在多数时候，是在本能的推动下，重复不休地来回走着同一条道路，就像睡眠。然而，总有那么一些时刻，生命会醒来，会自发地、创造性地解答未知的东西，那时生命的意义，便像黑暗中的光芒一样显现出来。可惜，人类醒来的时候太少了，当然，对于个人，也是一样。生命前进的方向是未知而不是已知，这使得生命显得特别难以琢磨。

## 1

这又是记忆惹的祸——这一次是，下一次还是——上一次也是。

我是说，我又要写作。

记忆是存在之烛，它照亮一个存在。一个人生，当记忆熄灭，存在便沉入虚无的黯夜，无迹可寻，万劫不复。

我知道，我会万劫不复，我的记忆也会，我的写作也会。虚无在清理存在的痕迹时，十分细致，什么也不会落下。

我知道，虚无不仅是一种存在，还是存在的终结。



这些话，你相信吗？我已说过很多遍，而且，以后也还要再说很多遍，因为，我认为它很重要。

有一个迹象表明我们是喜欢死亡的，那就是我们对睡眠的喜爱，在睡眠中，我们沉醉于忘川，我们不再记起什么，就是可怕的梦魇也拦不住我们对睡眠的喜爱。一句话，尽管我们不承认，但在我们内心深处，始终存在着对记忆的厌倦，以及能够忘记自我的渴望。也就是说，在我们内心深处，对虚无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激情。

三十二岁以后，我已不愿向前看。我知道前面是什么，无非是死路一条罢了。死路一条，这没什么了不起，可恨的是，我无端入世为人，而为人世间的某种东西所牵挂，有时，还一厢情愿地眷恋这个世界中的某些东西。真是，唉，一言难尽。

下面就讲讲我的眷恋，当然，还得从姑娘讲起。

#### 4

我是个细腰迷，对于姑娘，我只喜爱一尺八以下的纤细腰肢，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，说来话长，而且，也很难说得清楚。事实上，我知道，细腰细完全无关紧要，但有关个人趣味的事情就是这样，毫无道理。

对于如何得到细腰，我有过很多想法，下面一个是最近的想法，记录如下：

我的小说已卖出十万本，我没有在小说封面印上我的照片，也没有允

许媒体上出现我的照片，因为内心深处，我有一个奇怪而强烈的预感，会有一个漂亮的细腰从我的文字里对我产生好奇心，她会想方设法弄清我长得是什么模样，这样，我便有机会弄清她长得是副什么模样了。无须掰着手指，我便可按照百里挑一的概率计算出，十万本书的意思是，至少有十万个读者读过我的书，姑娘至少占三万，三万个姑娘里至少有三百个细腰，三百个细腰里至少有三个漂亮的，三个漂亮里只要有一个对我有好奇心，就算不错了，而这一个偏偏又是个偏执狂，非要见我一面，这种情况存在的可能性几乎为零，她能在漫漫的人海里找到我的可能性就更小，她能吸引我并能为我所吸引，这种情况——完全不可能！

完全不可能。因此，如果我要说什么稳坐钓鱼台那是丧心病狂、异想天开，就如同在湖泊里想钓鲨鱼一样。但是，按照“凡事皆有例外”的原则，我仍要坐等，我得有信心，对她有信心，虽然那个万分之一都不到的希望对于我完全是幻想，是幻想里的幻想。

## 5

在我的生活里，小概率事件不是没有出现过，可以说，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就生活在小概率事件当中，当然，证据无非在玩麻将、捡钱包、我出生之类的无聊事上显现。从这点上可看出，生活与规律无关，事情的发生似乎更应是个随机函数才对。

我指的随机函数是个关于正整数的序列，这个序列无穷无尽，令人联想到生活的无限，或者死亡的无限。当然，在我眼里，在我的心里，无穷的意思是：可能。

也就是说，我的细腰可能出现。也许在现在；也许在十年以后；也许，在我的书从货架上消失之时；也许，正是她，买到我的最后一本书，在匆匆读完之时，陷入了对作者的疯狂。当然，她不应知道，她其实是陷入了对文字的疯狂之中，但她放下我的书，眼睛开始四处搜寻，她在找我，然后，她走到街上，在报纸堆里、在杂志堆里找我，但她找不到我。她

无法见到有关我的文字描述，一段书评，一段猜测，什么都没有。于是，她决定自己去弄清一切；于是，她决定找到我，向我询问有关我的一切，她想方法，她成功了；于是，她站到我的面前，她会吃惊地发现，她见到我，她见到文字后面的那个人，见到了排列这些文字的人。这些文字使她疯疯癫癫，我使她疯疯癫癫，但她不知，在她疯之前，我早已在等待了。

还是回到我的电话吧——我想，她应给我打来电话。一个声音，我幻想的声音，我希望电话会把这个声音传过来。这个事件应该是神秘的，如我所愿，或出乎我的意料——她应是我小说中的女主人公，如果她在世间的话，她应是一个细腰。

她什么时候来呢？她也许不会来，也许正在赶来。我盼望的是，她早点来。

7

早点来吧，我的细腰，让我在无聊中牵挂的细腰。当然，我不会像农民一样，由于懒惰，就只是守株待兔。我出版我的书，等着撞上来的细腰，我希望她不要撞晕。我接她的电话，如果她能打来，但我也像猎人一样，我出门去，我寻找她，认出她，不管她是不是我的读者。

我知道，在北京的夜晚，很多细腰都睡去了，她们的腰肢平平展展地躺在各自的床上，她们还盖上点什么，她们还有着柔软的腹部。柔软腹部，细腰的腹部，如同一个向里轻轻凹进的小鼓，但比小鼓

要柔软。这是我最喜欢的部位，那里的血肉可以喂养一个新生命，因此，它充满柔情，无论是对新生命的柔情，还是对不再新的生命的柔情，都能从那里找到。当我的脸贴近那小小的腹部时，我会感到慰藉。有时，我用脸轻轻地蹭着那块小小的皮肤，还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欣喜。

## 9

我以前就喜欢细腰，但是没有现在这样喜欢。我是刚刚才喜欢的，我是刚刚发现自己非常喜欢细腰的。这件事有个原因，但我不愿说出来，我只是说，我现在已经喜欢细腰了。

## 10

寻找细腰是件不太容易的事。长着细腰的姑娘不太多，长着与上下一联结得很好的细腰的就更少，皮肤白皙的姑娘也少之又少，漂亮的当然更少，有好性情的就几乎没有，而没有学会装腔作势的就更没有，把所有这一切凑在一起的姑娘简直就是奇迹。

我想，在一开始，我不是想去寻找奇迹的。但我确实在寻找奇迹。

我在北京找，找了又找。

白天，我在街上找，在卖瘦款时装的时装店前等待，除此以外，夜晚，我还去迪厅找。

## 11

三十二岁之前，对于北京的迪厅，我很讨厌，声音嘈杂，味道难闻，看起来还很脏，但是，自从我发现自己喜欢细腰后，我便不讨厌了，因为，在那里，时常会发现有些细腰在舞动。

12 俞士燕个一教舞山肉血能里能，空转的欢喜最其是也，最重要  
跳舞的细腰们，柔媚多姿，多情地摇曳在黑暗中，令迪厅里震耳的音乐与混浊的空气焕然一新，当然，如果真有至少一个细腰懂得如何摇曳的话。事实上，很多细腰都会摇曳，它们风姿迷人，熠熠生辉，令人感动，无可言喻。

13 就像被某种突如其来的念头冲昏了头脑，我迷恋上细腰，起初只是一种念头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弄到细腰的念头在我心中愈演愈烈，变成狂热。

当然，这可不是三天两头就能办到的事情。

14 在北京拍戏的大庆，得知我的情况，义不容辞地为我举荐，当然，那是他先把剧中的女主角弄到手之后。让我不得不感到，有个导演朋友就是好，他吃完肉，知道我看着眼馋，就把汤留给我喝。

15

第一个细腰是大庆女朋友的姐姐艾薇介绍的，她是一个歌手，为人热情，十分真挚，你随便一说的事，她都当真，因此，她在我们这个开玩笑成性的世界里混得不够好。有一次吃饭时，我对她说我正在写一本小说，女主人公按照我的想象，应该是个细腰，但是，我没有遇到细腰，因此，小说停滞了——我想这话只有真正搞创作的人才能理解，创作受阻的原因很多，而且会出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，比如，对于我来说，如果我无法找到一个真正的令我动心的细腰，我的小说刚开了头就原地踏步了，因为我怎么也无法想象出我要写的细腰的样子。于是，便决定与细腰谈一

次恋爱，用以强调我对细腰的真实感受。艾薇便慷慨相助，我相信，以她的性情，要是她的腰也很细外加无聊的话，说不定会干脆自己干这件事。

我们约细腰在位于京广饭店附近的京港泰式美食吃饭，这是一个小店，但十分便宜，味道也可以，只要知道点菜时能避开有着洗衣粉味的绿咖喱，一般就不会后悔到此一游。

本来是约在晚上五点半，我由于就要与美丽的细腰见面，抑制不住地兴奋，心里跟长了草似的，早早把车开到大庆家，把大庆与艾米这一对懒惰的非法鸳鸯从床上驱散，然后把俩人通通塞进汽车，急急忙忙赶到那个小泰国饭馆，胡乱点了几杯难喝的冰茶之后，便怀着内心的欣喜，伸着脖子，张着嘴，一脸傻相地盼着这位神奇的细腰快快来临。据艾米介绍，此人是个美国人，白皮肤，金发，腰围一尺六，身高一米七，长得也十分漂亮。根据我的人生经验，尽管我知道，就是非法媒婆儿的话也不能真信，但听着她的描述，我还是馋得差点流出口水，当然，这可不是对着那些一端上来的泰国菜的。

美国姑娘不守信用，据说她相信的就是不守信用。由于她的可怕信念，我可悲地被放了鸽子，坐在那里，像只真鸽子一样对此叽叽咕咕，悄声抱怨，还与艾薇用手在桌布上画着直径不等的各种表示腰围的圈圈儿，争辩美国人是否能长出一尺六的细腰来。事实上，这种腰身在中国的某些贫困地区倒是俯拾皆是，而美国人一向以膀大腰圆著称。大庆一边细心倾听我们争论，小心翼翼地品尝泰国菜，一边对我说：“人家给你介绍一姑娘就不错了，你这么较真也没用，一会儿不就见着了么？”听了大庆的话，我差点恍然大悟，直怀疑他们是不是又要戏弄我，失望之余，以至于话里话外，把口头上的“有多细”，都改成“有多粗”了。

终于，艾薇的手机响了，我急着提醒她快接电话。艾薇笑眯眯地接了电话，然后把听到的消息告诉我：“那美国姑娘没能甩掉她的现任中国男朋友，正在设法，一时半会儿到不了，让咱们先吃。”

本来，一切都是计划好的，先吃饭，再去离此不远的二十一世纪剧场听一支中欧乐队的交响乐，交响乐七点一刻开始，而现在已经快七点了，这下全乱了，幸亏大庆第一次来这个饭馆，点了八个菜只有三个能吃，我们才得以快速吃完饭，上了我的车，直奔二十一世纪，门口有我们的朋友大廖拿着票在等我们。

我说的全乱了可不是瞎说，总是这样，本来好好的事儿，突然，不知那一点出了差错，于是大家手忙脚乱，差错也就愈演愈烈，我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。到了剧场门口，我们再次接到美国姑娘的电话，说一起来听音乐会，但她的中国男朋友也跟着一起来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感到十分震惊，既而愤怒地对艾薇说：“你不能把两个人都介绍给我。”

18

不幸的是，艾薇还真就把两人同时介绍给了我——美国姑娘与她的中国男友，在如此逆境之下，我仍然顽强抗争。由于他们来晚了，在乐队演奏第一乐章时，看门的便不放我们进去，于是我们就在休息室内的长沙发上坐着。艾薇告诉我，那个美国姑娘也是学文学的，我就把我的小说送给她，想以我的文字打动她，博得她的好感。这个抗争的结果是，美国姑娘的中国男友，一位警惕性极高的中国摇滚青年，劈手把书接下，连名也没来得及让我签。随后，一幕令我气愤不已的情况出现了，我与艾薇两人无所事事地坐着，他们俩人，一人手里一本我的小说，就在休息室哗哗地翻看，令我感到说不出的悲愤，更可气的是，由于中国男友挡在我与美国姑娘的中间，我甚至连她的腰也看不见，只看见她并不是纯粹的白人，头发是褐色的，几乎更接近亚麻色，脸也不白，上面还有一些小雀斑，眼珠

儿的颜色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很难确定。别说，从人种学的角度讲，我相信，如果不是真正的金发碧眼，最好不要与我混来混去，要知道，杂交的结果多半不好，只有不懈而艰苦地杂交，乱中取胜，才有可能产生过得硬的好品种，这种常识，不用借助什么太多的人种学知识，我在北京靠吃杂交西瓜也能体会得出来。通过仔细观察以后，我认为，以我这一纯种的中国人，配她一个杂种美国人，还真有点吃亏。

## 19

我就这样心理阴暗地坐在给我介绍的姑娘与她的男友旁边，极度不平衡，一会儿是醋意顿生，一会儿又是不平则鸣，坐立不安，探头探脑，两眼无神，四肢僵硬，没过多久便累得腰酸腿疼，好笑之极，真是受够了洋罪，以至于艾薇一歪头看到我，就忍不住地发笑。

终于，第一乐章演奏完毕，我们进入剧场，听下面的乐章。我认为，中欧乐队的普遍水平要强于一般的大乐团。中欧由于地理位置不甚理想，正处几个强国中间，因此，但凡强国之间发生战争，必然要跃过中欧，特别是那种一打几十年上百年的拉锯战，可以说，让中欧人吃尽了苦头，在战争的一方被消灭之前，可怜的中欧就已经被消灭了几次了。我认为，住在这种地方，还真不如住在中国靠得住。由于中欧的天灾人祸不断，除了锻造出中欧人特别顽强的民族性格之外，还刺激了中欧人的艺术进取心，他们虽然倒霉，但作为一个经常性的被占领国，还真是眼观六路、耳听八方，领略了不少强国的文化，加上中欧本地的文化传统也十分悠久，土洋结合，竟也能成就了不少了不起的艺术家。中欧人十分擅长流亡，并且，无形之中，很多流亡艺术家成了欧洲杰出的流浪歌手。

我就在台下听着这帮中欧人连奏带唱，竟也被他们的精神力量深深打动。打动之余，偷眼看看美国姑娘与中国摇滚歌手，看着他们在黑暗中胡乱翻动节目单的无知样子，怒气顿消，浑身松懈下来，拆散他们的决心顷刻间灰飞烟灭。我私下里认为，还是让他们无知成双比较明智。



20 音乐会完毕，我们一起向东直门吃麻辣龙虾，我有幸走在美国姑娘身后，得以仔细观看她的腰身。别说，她人还真瘦，腰也够细，但离我的标准一尺六却相距甚远，看来，如果把她弄到手，我不得不修改我的标准，把一尺六降成两尺。我正在为是否降低我的标准踌躇不已的时候，大庆在我后背拍拍我，愉快地说：“这下全完了吧？”

21

在东直门吃饭的时候，由于大家的刻意安排，我坐到美国姑娘旁边，而他们的苦心安排看来仍不周全，因为他们天真地以为拆散美国姑娘与中国男友的座位即可，不料，我坐下后，悲哀地发现，我的身边虽是美国姑娘，但她的中国男友却坐到了我们的正对面，因此可以自由地监视我们俩的一举一动，我的心中再次响起大庆的声音：“这下全完了吧？”

当然，大庆此刻正笑盈盈地看着我，在心里把这话说了何止十遍！我决定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也要为我的小说而奋斗，我不顾对面虎视眈眈的目光，对大庆大廖他们谈论的刚刚听完的古典音乐也充耳不闻，毅然与美国姑娘聊起了美国文学，由于美国文学十分粗俗，十分适合中国人的欣赏趣味，因此在中国传播得比较广，我再不关心也能略有所闻。我手拎一只没工夫吃的麻辣龙虾，指指划划地与美国姑娘聊天，一连说出有一百个美国作家、诗人的名字与作品，而美国姑娘虽然在中国待了几年，能用中文写作，但对人名的翻译竟然不太熟悉，因此，我们聊得十分艰难。美国姑娘得知我是一个中国作家，就把一个美国老腕儿的小说推荐给我，说那个作家从来不出头露面，现在五六十岁，但目前美国报纸杂志上引用的照片，还是他二十几岁时的帅哥照，他写了一本文学性极强的乱交大作，通篇都是性描写，相比之下，我特别讨厌的英国的作家劳伦斯只是个刚刚长出阴毛稚嫩小童，用美国姑娘的话说，叫“这本书非看不可，因为把全世界都震了”，可气的是，中国文学界却连微小的余震都没赶上，我对这